

新進教師專訪



詹力韋老師：不走到失敗的位子，永遠就沒有轉向機會

文/林珮雯

詹力韋老師 2016 年 8 月至本院資訊工程學系任教。他主要研究領域為人機介面設計，並特別專精於 Mobile Interaction。詹力韋老師跨國經驗相當豐富，曾在德國 UI 之神 Patrick Baudisch 的研究室擔任博士後研究員，並在日本應慶義大學擔任助理教授。他研究實力備受肯定，多次發表在人機互動領域尖頂的國際會議之上，可謂是台灣人機介面研究領域中的明日之星！

身為台灣人機介面研究領域的新星，出人意料地，詹力韋老師並非很早就立定志向投入學術研究工作。他坦言，自己是唸了博士班才知道為什麼要唸博士班。因為喜歡自己做的研究型態才投入大量的時間，漸漸地抓到學術研究的感覺。經過這麼一大圈的摸索，現在他身為老師角色，他反而希望學生先了解什麼是研究後再投入攻讀博士行列，如此才事半功倍。

談到以研究為職志的契機，詹力韋老師肯定地說，「在德國做博士後研究一年對我的人生正面衝擊與影響很大。」詹老師的研究興趣是人機互動，算是新興研究領域，當時在台灣幾乎沒有專門師資，不容易學習到完整的研究方法論。因此，他多是靠自學方式，但總覺得自己不太能夠掌握到完整

的系統。在博士畢業前一、二年，詹力韋老師參加幾場國際研討會，把握難得機會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示給人機互動領域大師 Patrick Baudisch 教授看。詹老師視 Patrick Baudisch 教授為偶像，因緣際會之下，Patrick Baudisch 教授邀請詹老師到德國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。

那一年，他見識到 Patrick Baudisch 教授做人機互動的研究方法，引導學生討論過程，完完全全翻新了他對人機互動的研究理解。更精確地說，詹老師被他們做學問方式衝擊到。他生動地形容，德國教授會不斷提問，到底什麼是研究，研究要往那個方向走，對未來的影響是什麼，這些都是很高層次的討論。詹力韋老師指出，過去在台灣學校學到寫論文的方法，像是一種技術，但不是一個獨有的東西。對於任受過訓博士訓練的人，一年寫出一、兩篇的論文並不困難。但，德國經驗卻帶給他不同想法，一種哲學式思辯，研究是需要仔細去做更深層的思考的，在研究過程中建立自己的價值觀、研究想法。

詹力韋老師強調，研究是一個質疑的過程，一旦不夠了解研究本質，就可能落入解數學題目迷思。這題目還沒有人解過，先看到的人後把它解完

發表後，卻對整個脈絡不理解，不知道為什麼要解這個問題。然而，脈絡瞭解是困難卻重要的，不知道脈絡的話，你永遠只能去做眼前短期事情，但如果眼光放長遠，脈絡理解就非常重要，道理如同讀歷史才會知道未來人類會怎麼發展，這也是詹力韋老師在德國才意識到的事。

詹力韋老師的國際經驗不少，他曾在日本慶應大學多媒體設計系擔任助理教授。慶應大學是日本私立第一名的大學，多媒體設計系是一個新穎的系所，他們致力於產學合作，重視研究成果之社會影響力，不看重發表的論文數量。這與台灣研究型大學文化不一樣，慶應大學多媒體設計系擅長在研究上加入相對娛樂性的包裝，透過包裝讓人更容易吸收，而包裝所花的時間往往與做研究比起來是不相上下的。體驗過不同的學術型態，詹力韋老師認為，研究與包裝是可以兼顧的，在做研究時也注意到包裝細節。因此，詹力韋老師相當推崇德國 Patrick Baudisch 教授，他同時有研究和 designer mind，研究呈現都經過適當包裝。

不論德國或日本的異國經驗都帶他人生不少影響，詹力韋老師期待能將自己的跨國體驗在臺灣某個地方嘗試，然後把它影響出去。詹力韋老師回台於交大任教，為實踐自己的念理跨出一大步。他是位非典型的資工系老師，人機互動涉及不少設計觀念，但工程師普遍缺乏美感訓練。工程師與設計師最大差別在於，設計師總想著做出來的東西是給別人看的，所以做的時候就會考慮到呈現的樣子，但工程師在做的時候只想著把功能完成，完成即是最大目的，完全不考慮讓人第一眼就能看懂。因此，詹力偉試著打破工程師與設計師的界線，他不時挑戰學生的理工腦。他笑稱，自己常常 question 學生，希望學生呈現作品時多些用心。

那如何提升學生 designer mind？詹老師從要求學生做簡報著手，改變學生的作法，使用新潮的 presentation designer style，投影片以圖像為主，僅放重點式文字，讓聽眾容易理解畫面簡報重

點。如此慢慢地引導是有效果的，學生的 style 可以改變過來。不過，他形容自己是位要求細節的老師，當他們 style 改變過來之後，老師會挑剔更多東西，像是照片拍攝的角度。有一次老師還教學生拍照技巧，顯見求好心切才有進步。

比起一般理工教授，詹力韋老師多了些哲學家思維。他說，多數時候他不喜歡給學生一個明確的題目。他只給學生方向，不會明確地說只能做什麼，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從這邊抽出來去做另外一件事情，因為研究做的不是證明它可以成功，而是在證明它什麼時候會失敗。詹老師的論點相當有趣。他說，「研究變得有趣的時間點，一定不是因為你想到有趣的東西然後做出確實有趣的結果；真正有趣之處是在你覺得有趣而往那個方向做，然後做出跟預想完全不一樣的結果，那才是研究迷人的地方。」詹力韋老師用說故事比擬，故事總是在出乎意料時才有張力，同樣地研究也是從那個轉折點才真正跑出來，所以重點是我們什麼時候到達失敗點，如果永遠不走到失敗的位子，永遠就沒有轉向機會。

他自我分析說，曾經做過一些研究一如預期地做完，但那樣平順的研究過程，回憶起來是無聊的。他認為，令人回味無窮的研究經驗是，當你認為做得到但是做不到，然後因為做不到，挫折經驗帶你轉向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境界，很多事情的觸發是來自於失敗的過程。對詹力韋老師來說，做研究的過程是在找尋轉折點。不過這套哲學套用在學生身上，詹力韋老師坦承學生心態是需要調適的。當你在做的事情沒有很多正面的刺激時候，自然而然熱情就會消磨，他很難跟學生說我們會碰到一些轉折點，並預期轉折點會存在。但是，詹力韋老師肯定地說，如果願意將整個過程走過一遍的學生，這對他們非常有幫助的。因為，你會更加知道如何面對全新的研究題目，作法會變大膽，當你了解每一步都不確定這一步是要走到最後時，那你跨出步伐自然會跨得比較大許多。